



屏溪先生集十九

講義

共三十

~ 16
2419
19



和
2419
30-19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目錄

樂庵書齋

講義

金汝四文仁會講說問答

金汝四講說

金汝四禮疑講說答問

金景休禮疑講說

與崔祐答問

韓汝師 宗世 論語講說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講義

金汝四文仁會講說問答 丙寅

大學序仁義禮智小註胡雲峯釋智字與或問所
釋致知之知字同知者此心虛靈之用神妙而不
可測者也智則性分上分別是非之理與知字位
置各異似不當渾淪相稱矣沈番易涵理之說亦
就心分上說去兩說俱不免以理妙理以理涵理
之失則先輩之辨斥固矣然則智字釋以何訓可
以不悖於朱子之意而為至正之論耶



胡沈俱不識心性理氣之辨故有此以理妙理以理涵理之失矣先儒既於智字無別件訓詁則蒙陋何敢勑說謂之知覺之理無妨然必欲依樣朱子仁義之訓而言之則以爲心之別知之理云者無病否聰明睿智之智字與上仁義禮智之智字字義相似語類云兩智字只是一箇物事睿智之智字較大禮智之智字如爐中火睿智之智字照天燭地底按此序聰明睿智一句是對上文氣質不齊而言而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則於此又何必插入性中之智字耶下句又曰盡其性是上下句重言

智字矣且以小註觀之則氣魄屬聰明才德屬睿智德字性一邊較多然則聰明睿智此一句不可謂之只就氣質中而言也此諸生之疑難而未決者敢稟

睿智之智禮智之智不可以大小言中庸聰明睿智之智作知此序智字亦知字之意矣禮智之智即理也睿智之智指生稟而言屬氣東陽許氏所謂睿智之智質之稱禮智之智性之名蓋亦此意也語類說考見語類智字卷及大學序而無之未可知而氣魄才德云云考之語類全文亦泛說不必以氣魄屬聰

明才德屬睿智當活看

性分固有職分當爲蓋小學則無賢不肖之別而皆教之及至於大學則始有士農工賈之分士知爲士之職分農工賈亦知其爲農工賈之職分故於此提出職分二字專就事爲上而言小註陳氏只以子職分臣職分爲言似不兼指士農工賈之職分若不於事爲上言之而只以忠孝言之則忠孝卽性分之所固有也而各僥焉以盡其力則此乃上盡其性之類也然則當世之人人皆可爲聖人耶或曰職分之所當爲自是性分中所出來而

見於日用事爲之間者則此不當專以士農工賈言之而陳氏所謂子職分臣職分者只舉其職分之大者而已序文所謂僥焉盡其力者亦不過言其用力於性分職分之方則俗固美矣而豈可以盡其力三字遽謂之聖人之盡性者耶前說者又曰此一節是大學立教之後而其中不可教者亦不可謂之全然無事故愚所以專主士農工賈之說者蓋以此也盛說所謂只舉其職分之大者似不於此明白說破矣

性分卽五性之分出於五性者卽五倫也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和妻順皆其職也推而言之萬事萬物之皆有當然之則者即是職分事也士則士農則農工賈則工賈者亦豈非職分事耶然自性分而言之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當先言之矣俛焉以盡其力者即指當世學焉者言之元非聖人盡性者言之也不必有皆聖人之疑也

章句明德止者也所得乎天兼理氣而言虛靈不昧單言氣具眾理單言理應萬事又兼言理氣且以所得乎天對虛靈則得乎天為體虛靈為用以具眾理對應萬事則具理為體應事為用總四句

而言則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為體具眾理而應萬事為用此說未知如何

兼言理氣以上得之且以下似太分釋也且其所分釋者不知其然矣所得乎天謂心性理氣皆得乎天云爾大綱說也至虛靈不昧以下三句是釋明德也以稟賦言之有氣而後有理故虛靈不昧不得不先言之以明有此虛靈而後具理應事之義然不可以具理為用也既理寓於虛靈於理反為體而乘虛靈而流行者為用也今言得乎天為體虛靈為用者既不可而至於以虛靈為體具理為用者全不可矣

明德之義章句及小註諸說已自明著章句所謂
虛靈不昧者便是心也而首以此冠之於具理應
事之上又下一以字以管攝之此其輕重賓主之
分自可見矣小註朱子曰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
發用盛貯指具理敷施指應事此與章句說無異盧玉溪又曰
明德只是本心據此註說亦皆專主心字而言則
顧何嘗歸重於性字耶蓋天之賦與於人而人之
稟受於天謂之得此理渾然於中無少欠缺謂之
性隨其所感而發見於外謂之情至如心者即氣
之精爽而一身之主宰也惟其氣之精爽故自能

虛靈洞澈炯然不昧乃於方寸之間該動靜體用
之端統性情中和之妙心之體段合下然矣故朱
夫子斷然有取於張子之說心統性情而以其炯
然不昧故屬之明以其統性情故屬之德真所謂
的確混圓無可破綻處也今有釋明德者只言虛
靈而不言其具理應事則是乃只言其明而德字
上說不到矣只言具理應事而不言其虛靈不昧
則是亦只言其德而一明字無着落矣必須并舉
而兼說然後所謂明德之義十分明白此章句所
以釋明德者與講義之說有初晚之異也然其意

趣脉絡則未始不於心分上歸屬大抵明德不可偏屬於心而亦不可偏屬於性但其界限則所當分明說破故敢此仰稟

此論明德大體得之矣虛靈朱子謂心之光明處也凡言心字則心氣所稟清濁靡不包言而無論清濁亦皆能光明故朱子特以虛靈之具理應事而言之以備明德體段蓋光明之地自能具應以是謂之明德此其意非謂明與德也乃明底德也言其文字體例則重在於德矣以坐地言之則虛靈為主以物事言之則眾理爲實今此盛說歸重於心又以明與德

分別若兩物然此却似未精更詳之若或以德是性也以明德專謂之性則亦大不可此亦不可不知也明德是善底物事而多以心統性情釋之故主心純善之論者藉此而言曰明德即心統性情也心果有善惡則明德亦有善惡其可乎此實不然張子之心統性情一句朱子雖於說明德處謂此最精而心與情實不無善惡以此釋明德誠未穩當故朱子於訓詁則以虛靈不昧具理應事言之虛靈本非心外物而只是言心之光明則姑無善惡之可言應萬事亦言其應之而已亦未涉乎心氣清濁之動後善惡也

明德之純善體段如此而後可見章句之釋最甚微密精詳潛玩則可知矣

小註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云云栗谷沙溪兩先生嘗駁之曰理氣元不相離非有合也愚伏曰北溪之說本於朱子之說未可猝然攻破沙溪以爲景任謂陳氏之說卽朱子之說恐未深考謹按朱子之說曰理與氣合便能知覺知覺氣之理也能覺氣之靈也據朱子此說則北溪之說也有所據不可全以爲非而且夫理氣雖不相離決非一物則謂之合者未見其有病而欲以虛字屬理靈字

屬氣故中間着一又字以明之非以爲先得理次得氣分明有先後之異耳北溪此說旣本於朱子之說則栗谷沙溪之斥恐或太過而愚伏之辨誠似得宜未知如何

栗沙二先生合字之疑無或過深耶旣曰元不相離則理氣之本自爲二物可知旣是二物則着合字何至爲病耶賤見於北溪此說別有疑之者虛靈本指氣也語類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觀此則靈也心也皆屬氣則何合理氣言也理與氣合之合字不必疑之也其所謂理與氣

合而所以虛靈云者此似不然矣此示知覺氣之理云云似非朱子之語更考之

事理天理之分必有其義而反覆論難終未曉然新安吳氏之說未見其爲穩當

吳氏說亦自無害事理者以理之事事上發在者言也天理者以理之本出於天者言之也對待言之亦可以各具統體分言之而但此章句事理天理者不可異觀其事理當然之極者即天理之極也云不必以一本萬殊言之也

朱子又曰安而能慮非顏子不能下句又曰去得

字甚近然只是難進然則顏子果能安而未能到得字地位耶

安字地位甚高朱子特以顏子指擬耶顏子明睿所照三月不違則庶可安矣亦似可謂得之而論其十分所造則又豈如生知不踰矩之安而得耶或言顏子於格致誠則盡到而於正心未達一間栗翁以爲顏子非上聖則不但正心未達一間格致誠皆有未達處此言誠有味也然則以顏子謂十分能安如何合商量也

雲峯胡氏曰定而靜事未來而此心寂然不動者

此說可疑此靜字本非寂感動靜之靜而即指知至善之所在而此心定疊恁地寧靜了云云至善既就事物上而言則不可以此靜字謂寂然不動之時矣

僉講說誠好定疊寧靜云云可謂善看得矣定靜之義與不惑不動心之類同事物之來既知其定理故應事之際自無擾攘之患矣

明明德於天下章句心之所發小註雲峯胡氏曰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爲意是從念頭說栗谷曰情未必皆善情之不中節者亦多意是緣

情計較不但念頭而已云云學者若以胡氏說爲主而以爲情無有不善任其情勝而不知所以約之則其爲害不少栗谷之斥宜矣且胡氏所謂情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工意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工者是誠意之外又有明情之工而若有對待者然其可乎

性發爲情性雖本善而發之者氣則因氣之清濁而情實有善惡胡氏之情無有不善者誠不然矣栗谷之非斥十分是當盛說之主栗翁說而非雲峯者亦得之但雲峯於情而加明之之工於意加誠之之工

者不必并斥之也情之發有善惡知此則善而彼則惡者即明之之工也既知其善惡則又必為善而去惡者即誠之之工也以明之誠之對待說未為不可
淡淡始終或以格物為始而淺以致知為終而淡或以明德為始而淡以新民為終而淺兩款說未知如何而八條之目亦各有淡淡始終之可言耶
淡淡始終不必有多少說又不必淡看淺即始淡即終也三綱八條自各有淡淡始終之義明德新民謂有始終則可謂有淺淡則不可矣通考謂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心之始正為誠之之終

以至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云云亦有見然淺淡則不可以此而言之也

於緝熙敬止 止 止於信竊以為於緝熙敬止屬明

明德之止於至善止於仁以下屬新民之止於至

善如此看不至甚悖於傳者之意耶 宗源 敬止之

止摠止於仁以下五止字而言此釋止至善之止

字矣不可以此分屬於明新之止至善 詰興等

仁敬孝慈信本屬修身不必以新民言之而大體此

節緝熙敬摠言其止之之義而下五止字略言其目

也不必分屬於明新也

至

淇澳詩摠釋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分屬八條節節
沕合如切如磋屬知而如琢如磨屬行或問所謂
擇善固執日將月就也恂慄屬誠正威儀屬身修
終不可諉即或問所謂充盛宣著民皆仰之而不
能忘也爲下文新民止至善之張本

講說蓋得之而但民皆仰之云者在在上者明明德之
至故人皆興起而欽仰云謂之動化則可也不可謂
上之推去新之之意也不可盡包齊治平而謂并屬
八條目也

盛德至善或問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
理之所極而言也小註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爲至
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爲盛德據此兩說則其
言盛德至善各自不同何也且夫此章即所以釋
止至善之意也只言至善可矣而兼言盛德抑何
意也德即明德之德而不曰明德而曰盛德此亦
可疑

盛德至善蓋謂盛德之至善也此節實釋明明德之
止於至善也故章句已言此意或問盛德至善似若
分言而德旣身所得之理也則其言理之所極者即
此德之盛處也其實非分言者也此章前三節已釋

止至善之大體而後兩節各言明德新民之止至善也兩程先生猶看不到此以此兩節混置於傳十章中而晦翁特編之於此此晦翁之集大成者也明德即明底德之意也盛德明此明德而宣著盛大故更着盛字其意尤別矣

傳之四章只以此謂知本四字結之而未嘗明言本末之義故後學於此不能無聽瑩者而苟於一章之內詳究其文則本末之義可見蓋使無訟使字含明德意無訟二字含新民意其下二句即釋上二句之意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屬新民大畏

民志屬明德由其大畏民志故不得盡辭猶言明德故新民云也章句明德既明自然畏服民之心志者即傳文大畏民志之意也訟不待聽而自無者亦傳文不得盡其辭之謂也傳文章句既如此分明而雖以或問觀之其曰己德既明民德自新得其本之明效者實有合於章句明德既明自然畏服民之心志者而其曰區區辨訟其亦末矣者亦章句訟不待聽而自無之反也據此則本末之義蓋可知矣章句明德既明下小註及民之心志下小註兩說恐非朱子之意而先儒多以小註說

為是有未敢知者若以上款註註於心志之下下款註註於自無之下則其於文勢義理十分明白而亦可見其本末先後之意矣未知如何

本末之傳其言本末者極明白使無訟以上言新民也大畏民志言明德之極也蓋言我之明德既明故大畏民志而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自然至於無訟矣以此分本末豈不明白乎盛說大體得之小註下段此即新民四字置於自無下則十分明白云者誠然

慎獨上下節重言之蓋上節是就君子真好善真惡惡而論其幾微處下節是就小人陰為惡陽為善而論其幾微處兩獨字皆一意也而或以下獨字為獨處之獨此果如何而退溪亦以兩獨字兼身心而言恐非傳文之意

上下慎獨固一意也上節慎獨盛論以真好善真惡惡為言亦不觀蓋慎獨者念慮初萌處知其善惡而慎其去就之意也下節小人之陰為惡陽為善此於惡念萌發之初不能慎之於獨知之地以至於此其救弊之道不過慎之於萌發之初而亟去之也章句所謂重以為戒者此也非謂慎之於獨處之時而只

戒其爲不善也退溪之分身心看者以下節慎獨爲慎其獨處也恐非章句之意也

或問曰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此釋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意也以此推之則事君事長之道亦不過自其孝親弟長者而推之耳故或問曰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猶言既舉其慈則孝弟可知也據此則立教之本爲孝弟慈識其端爲各因其一端而推之於事君事長使衆者也程氏復心乃以爲章句與或問有異果如何而小註盧氏以立教之本爲明德其端爲明德之發見沙溪

以此謂得於或問之意陳氏以孝悌慈爲本良知良能爲端栗谷則以此說爲是盧陳兩說未見其有合於朱子之意而兩先生各主一說有未敢知者

或問自其慈幼者而推之云者不足以當章句識其端推廣之意也必至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何以異此云云推廣之意足矣既舉其慈則孝弟可見云者僉示然矣章句識其端者與此舉其細者相照應矣大全任長孺以爲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卽三行修於家而三教成於國蓋言事父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

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君子能孝於父則人化其孝知所以事君能弟於兄則人化其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知所以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先生答此說甚善蓋如註說看則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云云之意却有着落條理明白矣程氏之云有異者未可知而盧氏之以立教之本爲明德者可疑此本字實指孝悌慈爲事君事長使衆之本若謂孝悌慈莫非明德中事則可直以謂明德則不可陳氏之以良知良能爲端者亦似不然皆合商量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小註仁山金氏云云其以此章兼言動推者誠似得矣求之傳文如三所以如係赤子所令所好無諸有諸等語皆推上說興仁與讓作亂而民從之等語是說到動化處平天下章或問亦曰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據此則此章兼言動推之意煞分明矣沙溪所謂朱子只說動化之語當在一家仁下云者蓋以此也而栗谷以朱子此說爲通論一章之意至謂十章乃說推矣九章是躬行化下之說若如栗谷說則上文如係以下亦當以動化言之耶章句推廣之推字

亦非動上說未知如何

仁山之說大體果得之而以章首三所以為推似不詳於章句國之所以事君云云之意也此實君子之修孝悌於上而國人觀此興起於孝悌慈之理而自能事君事長使眾矣此亦屬化而不是推也四節帥字即導率之率固有意於帥民也亦不可謂之化也栗谷所謂九章專以化說至十章乃說推者以文勢考之誠有不敢知者第當更詳之

胡氏分此章為八節按此章首兩節言平治在於絜矩之道而好惡在於其中樂只至文王詩三節

摠論好惡得失之分先慎乎德至舅犯八節因理財言好惡得失之幾秦誓至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四節因用人言好惡公私之極君子有大道一節申言得失之由而以起下文四節理財用人之意若節次分段則不過為五節今胡氏以首兩段分為二節又以楚書舅犯二節為第五節謂兼財用好惡而言又以君子有大道一段別為第七節者恐是失當

末章屢次更端不可不分節看首節言興孝興悌之人心所同者以明所以絜矩之意此一節也二節乃

言絜矩之方此第二節也樂只君子至殷之未喪師
爲第三節絜矩之道只在於與民同好惡故先言好
惡以明其得失先慎乎德至康誥爲第四節人之好
惡莫大於財貨故繼言財貨申言得失楚書舅犯二
節是財貨用人之間承接之語不足備別件節數秦
誓至君子有大道爲五節治平之道用人爲上繼言
用人而又以得失申言之生財至章末爲六節財用
之於國無則不能爲國不得不爲生財之道而生財
之際必至斂怨而失民心以至於亾國故於此別爲
更端而重言之以申戒之節次條理井井不紊矣胡

氏之八節不可知而來論之五節亦不可知也君子
大道節忠信驕泰實言忠信則得人驕泰則失人故
秦誓以下至此而復以得失結之如文王康誥之各
爲結語不可與下生財而爲一節也胡氏之以楚書
舅犯別爲一節亦全沒意思

金汝四講說

辛未

經一章明明德天下云云此段辨答敢曰唯唯而
抑有一說焉蓋首節明明德對待新民而言而是
在己之明明德故章句專以自明釋之此或問所
謂析之極其精也此節明明德是明明德之及人

屏溪集卷之二十七
者而其意重在於天下人上故章句所釋發明其
天下人之明明德而其實我之明德之所包也此
或問所謂合之盡其大也析之盡其精者以對待
而言首節章句是也合之盡其大者極體用以言
此節章句是也雖若不兼言明己德之意而其曰
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者可見其推己之明德
以及人而實亦得其本之明效也是不亦極其體
用之全者乎雖單提此一句而言之使天下之使
字即我之所使也其所以使之然者由我之明德
既明故也使字爲主此其語意賓主然也此與或

問之意語雖似異而實則同條但門下以明明德
爲體新民爲用者似非或問正意今以下文體無
不該用無不貫等語見之則所謂極其體用之全
者皆以吾心體用而言蓋萬理備於明德而無所
不該者即吾心之全體也明德能應萬事而無所
不貫者即吾心之大用也其所以使人明其德德
者即吾心全體大用之所該所貫此所謂極其體
用之全也其與明德爲體新民爲用之意煞有不
同問者既舉此體用二字而設疑則不當以非其
正意者辨答也未知如何

明明德於天下之明德即天下之人皆自明其明德也新民者新其德也即民之明其德之意也究其本孰不曰明己之德之用也是以本節下己言欲明天下人之明德則必先明己德之意也然即今所爭只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明德是己之明德與天下人之明德與否也近來士友之見多以此明德屬之於己鄙意則依章句各明其德之意屬之於天下之人似不須有此多少說也

金汝四禮疑講說答問

庚午

并有祖父母及父母喪成服先後問解以爲父喪

差先一二日則襲斂當以先死爲先成服亦然其下又曰宗孫在父母喪被髮或括髮之時不可遽成祖父母之服而殺其哀也待成服而先祖後父若以下段說推之則父喪差先襲斂雖先祖母喪被髮或括髮之時亦不可殺其哀而遽成父之服也而上段說則分明以父喪成服爲先豈以父死未殯服祖以周之說不能斷爲承重三年之制而然耶亾兄喪差先於母喪姪子先服父喪而服承重服蓋於荒迷急遽之際未及商量而然爾敢更仰稟

其父喪成服爲先者以父喪差先故也鄙意以爲雖以義則祖重若并有祖父母及父喪同日成服則先服父喪後服祖喪似可蓋服父喪然後可以承重而服祖之喪次第然矣若前已承重後遭祖父母及母喪而同日成服則先成祖父母服亦可令姪成服既得先爲父成服之禮又爲祖母承重之義可謂善商量也

人家或喪禍荐疊親喪初虞未行事之前又遭門內之喪欲行虞祀則尸在牀而未殯悲哀之中恐不及於將事且禮有喪在殯廢祭之文况此在牀

而未殯者乎以此觀之則決難行祀然虞者所以安神也其所急急於虞而安之者不容少忽如以尸在牀而廢之則顧親死彷徨之魂無以慰安其爲人子終身之痛當復如何推以事勢則祭之有難僂者既如彼揆以人情則不祭之有所不忍者又如此何以則人情事勢俱爲得中耶

同宮有喪不祭禮之大節虞祭之一時爲急不可一日虛徐亦禮之大節也當行虞祭而喪在門內則如何可以參酌變通不失於禮之道耶喪重祭輕則返魂之時商量而初不還家可也祭重而喪輕則將死

之人或移出他第可也若是父母之喪與祭而猝有此變則不得已成服後行虞耶若是初虞則尤難處矣雖喪主不得行事返魂於他所則使人替行虞祭亦可耶此皆臆對而既無可據之禮汰哉可媿儀禮經傳通解續卒哭練祥禫記篇末父母之喪將祭條註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矣此說爲可據當更商

金景休禮疑講說

奎五問忌祭并祭之說遍考程書而無之讀禮通考亦無之甚可訝也第以通考丘儀諸書觀之非

無程書之引據而并祭之言則無少槩見可見其非程子之言也就考源流設位註下稽山劉氏曰或問伊川曰忌日祀兩位否曰只一位據是則程子之亦主一位明矣劉氏說下始錄程氏祀先凡例言并祭之事上文程子既言只祭一位則下文何以復言并祭兩位耶此已徑庭矣又祀先凡例云云似是禮書之名而全然不見於全書尤可見其非程子之言也東方諸先生之以此爲程子書者恐是偶失照勘而并祭之事習於耳目故因仍爲俗不復深究出處信其爲程子語良可歎也

先生曰忌祭并祭與單祭之說考之古今禮說考位忌祭則出考位神主單祭之妣位忌祭則出妣位神主亦單設而祭之至家禮而一也備要引程氏說益祭云云未知其程子說與否而蓋言考妣忌日請益出考妣神主并祭之云古禮雖單祭之益祭考妣亦有先儒說而揆之人情誠不悖於禮意因俗而益祭之實無害矣但愚之必欲改之而未能者有之考妣祭既並設則考妣位宜各卓而各具一分之饌以祭於禮意人情不可已者而我朝五禮儀考妣一卓合設故宗廟之祭各饌皆以一器並薦於大室

王后兩位之前以是我國士大夫之祭時祭忌祭皆一卓設一位之饌而並出考妣位祭之此何道理凡有饌子弟少輩則有兼牀之規而差長者則亦不然况進饌於父母而兼牀以進使父母同器而食其於男女不同器之禮又何如也即今考妣并祭者皆設一位饌並祭之此真不成禮據自吾家言之必欲改舊規而不能得矣近世先正家惟允翁於考妣位祀具二分饌而並祭之至今允翁宗家遵而不變其餘諸先生家未聞有變此習者誠可歎也

與崔祜答問

丙寅

天地之間理氣而已理一也無不同也氣二也其不

齊者本色也朱子曰人所稟之氣雖天地之正氣但

氣是有形之物才有形便有美惡形字非如耳目

而又問氣胡有清濁之殊曰才說着氣便有寒

有熱有香有臭朱子說蓋既曰氣則已自天地之氣

有陽清陰濁而不能不雜鬼神是陰陽之靈處而天

地之心也朱子猶謂之形而下既屬之形則其不免

有清濁精粗正如上所云有美惡有寒熱矣人之心

單言之既不可曰理則不得不謂之氣也雖其精爽

之活化者既是氣也則曷終無清濁之可言耶然以

其體段活化不局故因存省之工而亦有時為未發

湛一之氣象矣以此言之清濁相雜者心氣之本稟

也其清湛純一者或然而有之也不可以或然之湛

一謂所稟之本如此也又不可以本稟之相雜謂不

得變化而同於聖人也○心本善一句前段略言之

而每此提示不得不更悉之矣心是盛性之器也元

不相離動靜相須故先儒言心者多從合理氣言而

又多主性而言此所謂心本善之心字亦然矣程子

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在於身為心其實

一也心本善云云其曰命曰理曰性曰心而結之曰

厚溪集 卷之三十七
其實一也觀其文勢意致此亦主心之具性者言之
恐非單言氣之證也○孟子論人心之操舍存亡而
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本孔子之言也此非只言心
之一段光明處也又非高明所謂氣質之心也直指
此心體段靈活不局忽然如此又忽然如彼之意也
是實不可謂純善也亦不可謂局於惡而不可以爲
善也只是省察以操之涵養以存之則雖衆人所稟
之相雜者升降出入之際固不無清湛純一而爲未
發之境矣當此之時雖有本稟濁穢無一毫可言而
觀其氣象與聖人同矣然不可以一時或然之湛一

謂人人所稟之體段本自如此也亦不必謂衆人之
心氣本自相雜雖有湛一之時稟初濁穢猶自在也
未發本稟之論雖與南塘未契而此全體中一段合
之可也不合亦奈何而最是高明純善之論全體相
反彼此得失間誠宜汲汲究竟以爲歸一之地而末
如之何矣奈何○虛靈與湛一各有所指本體與體
段意亦可異此已悉之於前段不必複言而朱子曰
心屬火是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蓋心
卽一身稟氣之精爽聚於方寸者而且本屬火故自
有光明活動之意此則堯舜之心固自如此桀跖之

心亦能如是而其光明活動底自是氣也其氣之稟得來也清濁粹駁各自不同今只指光明活動處言之聖凡雖皆有之至舉心之全體所稟而論之聖凡不能不異前後言此非一而一例不肯究察每為此磨礪之踏何也○盛諭以程子心本善之說可以上配於性善之功此不然程子之心本善云者是合性之心而主性言之者則同一性善有何特擴之功可以上配者耶第程朱論心非不多而單言其氣之純善云者愚則不之見抑孤陋未能博考而然耶有問伊川心有限量否答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

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程分心性編朱子以為心有善

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程子又言才稟於氣才有清濁朱子亦言才心之力又曰程子之

言才有清濁是矣顧此程朱諸說實論心之氣者而皆以有限量有善惡有清濁言之蓋指心之體段而

言之則必單指氣而謂有清濁善惡至凡言心則其曰心體之純善云者亦多此則朱子以為心以性為

體並上段皆見語類心性編程朱文字中心體云云以其從性言故耳於此不察輒拿移於單言氣之論如今心本善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盡心等心誠皆錯認而誤引也亦不可不知也○盛
諭因心本善心之本體之本字至曰理一本而氣亦
一本對待爲兩本誠可疑也理者無聲無臭無作用
無情偽而其有大小偏全厚薄淳澆清濁精粗之不
齊者皆氣也雖其無聲臭作用情偽而亦能爲小大
偏全厚薄淳澆清濁精粗者之所以然也於此而論
其本末則不得不以所以然者爲本是以朱子以太
極爲陰陽之本體至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此以太
極爲本五行之氣爲末也勉齋又言理一本而氣萬
殊中庸論心性一原而以性爲天下之大本蓋莫不

以理爲氣之本性爲心之本而今者盛諭以氣而與
理對待爲兩本天地間豈有兩箇本哉果如此天可
以有兩箇日民可以有兩箇王矣寧有是哉就此氣
上言之氣亦豈無自爲本末以小大偏全厚薄淳澆
清濁精粗言之小之中又有小大大之中又有大小
精有精之精粗粗有粗之精粗偏全厚薄淳澆清濁
莫不皆然以人之正通而對物之偏塞者豈不有別
亦可謂此本彼末而就此正通上論之又其分數不
翅千萬心之氣則精爽也比之軀殼之氣其精粗之
別亦豈不相懸又就精爽而論之清濁之分亦千萬

各異實如人面之不同蓋從氣而言其不同自是陰陽之本色豈有窮已巧曆不能筮誠不可與理之本一者比并而論之矣○釋氏之學經歷程朱大廓如後之學者雖有許大肝膽真箇好之孰敢自附於釋氏計哉鄙於頃季果引程子釋氏本心之語有所言之者而非謂以心純善之論必有意於釋學也第以近來講說而論之不能無相符者云爾所謂釋氏之學以靈昭不昧妙用不滯爲宗故至以作用爲性是以告子生之謂性朱子謂佛氏作用之性蓋彼所謂靈昭不昧卽大學之虛靈不昧也妙用不滯卽大學

之應萬事也此固心氣光明洞徹之狀實非虛謊幻妄之說也只不識此爲性善該貯之器而元不相離動靜作用必循性善而爲之也全以一箇靈昭爲奇特底事認作真性任其作用不復裁之以天理故其弊不免自恣之歸是不但昧天理之爲本性而以氣爲性也實不知所謂靈昭妙用底本稟之氣各有清濁粹駁之不同故及其爲用則或善或惡千百其異之實狀也今者高明之說以爲性理也心氣也又以性爲主云則何嘗如釋氏之說哉只是心氣純善之言與彼無異也蓋性旣無所爲專靠心氣之動靜若

謂是氣之一於純粹則不必循率於性善而所作用者亦自純善矣如此而猶以性為主者只嫌於認氣爲性之譏實則沒意味矣其勢不得不以自用之心氣爲本而爲主無爲之性善終歸於爲末而爲客矣理氣之本末主客至於相凌奪則畢竟果作如何學耶此固不可不知也○盛諭以爲韓文本意實非善惡混之性亦恐其自歸於性善惡之科不勝深懼云蓋高明論本然之性不能離心氣看必曰理氣元不相離而性不能離心心苟有清濁美惡之可言性之獨能純善而無惡必無之理也又曰氣不得爲一本

則理亦不得爲一本心本不純善則性亦爲不純善也此等說雖橫豎多端終不得爲單言理之性而只是程張所謂兼氣質之性也性而兼氣則恐反自歸於高明所譏善惡混之性矣高明實不知愚與韓兄之勿論心氣清濁單言性則純善之意故意其爲性善惡之歸也其所懼之者固也不足怪也第不識人之本意何能議人之得失耶朱子論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畢竟不過曰離合看今論心性而只知不相離者不見夫不相雜之實而不能離了看則雖孟子性善之性終亦曰心純善故性亦純善云也然則性不

能自善必依靠於心氣而爲善也如此其何得爲天下之大本耶以愚觀之性善惡之懼不在韓文正宜反省而自懼也幸須猛省其曰氣不得爲一本則理亦不得爲一本者又不但以理氣對待爲兩本也反以氣爲理之本也愚說之氣反爲主爲本云者不是過言也耶竊疑盛論於是有大故徑庭高明常主蛇蝎之性謂可以仁義之純善者同其稱未知蛇蝎之心亦果湛一虛明故其性與人性同耶於此幸下一轉語也○浩然之氣孟子自謂難言今何敢僂容易說去然幸生朱子之後只依朱子說明之有問浩然

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只爲血氣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爲人強壯稟得衰者爲人委微與懦惟是養成浩然却與天地爲一觀此則所謂浩然之氣庶幾可以知之矣浩然之氣蓋摠一身之氣言之而一身之氣之精爽爲心則心之氣實爲之主也此不可人之稟來指其氣輒謂之浩然也又不可謂血氣之中別有浩然者自在其中如高明論心之湛一者本生於相雜之中者也又不可謂所稟之氣初不浩然則元無可以爲浩然者也只是人人稟初之氣

勿論其清濁粹駁之如何一循純善之性配之以道
義件件如此日日如此則是氣自能剛大自快自足
不懾不懼不自覺其浩然而塞于天地矣初不如性
之元自純善而爲之一本也○四端卽性之乘心氣
發者是情之別名朱子已有四端兼善惡之論只是
孟子就此情而剔出善一邊指性善之直遂而言之
也豈可以四端爲心氣純善之證也况四端雖發之
者心氣而并指氣上性發之善而言之也不可以取
證於單言氣論心之說矣亦合商量也○孟子之言
才字只取其心之能者而謂非才之罪程子特取其

本稟於氣者而謂有清濁蓋心之氣清者固能運用
主張做事濁者亦能運用主張做事雖所指而言者
異而其實一才字也何可分本體氣質而若有兩箇
才耶不然○盛諭蓋謂孟子之時只有荀卿輩性善
惡之說故姑言性善之義以闢之今日有心清濁之
說故又言心純善之義以明之云此亦上配之意耶
果如高明之意心能純善故性亦純善云則性善實
由於心善孟子何故只言性善不言性之所以善之
故必待今日而擴發得哉孟子之不兼舉心言性者
兼言心則性不得純善無以折性善惡之說故只單

言性之純善者以斥善惡混之謬矣幸加商之

朱子論人物之性以爲謂之同可也謂之不同亦可也蓋人物之性本同一理此所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也然就其所賦之各異者而言之則陽健陰順木仁金義只是單言則雖其各異而亦不害爲本然之性此章句之意以所賦不同而人物之性有異云也雖其異而初非兼氣言者則豈可撥歸之於氣質之性耶况此章六性字皆言本然之性而又言人物之各盡之也正與率性章句各循其性之自然者義同率性卽人率人之性牛馬鳶魚各各率其性也此

亦所率之異而謂氣質之性耶人物性之異實如健順仁義之各自不同而爲各具之太極也就其各具而言其所以然者卽統體之太極而一原之無不同者也正所謂同中見其異異中察其同者也孟子所言犬牛人之性亦上所謂本然之性之異者也是以朱子以仁義禮智謂之人性之全而物則不全云矣農翁以偏全之性爲本然者自好本朱子之論如何疑之耶

盛諭謂朱子之意以異體而理不同謂犬牛人之性者誠好而其下以異體之理不同謂氣質之性則不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然蓋朱子於集註以人性爲仁義禮智而物性則不能全者言之其不以一原言之則可知而至答黃商伯書亦與集註偏全之性之意無異况語類論答黃書而又以虎仁蜂義言之此亦非異體上偏全之性耶人率人之性牛馬各率牛馬之性此正異體上不同之性也程朱皆以此爲率性之本然高明果以率性之性謂非本然之性耶於此歸一則可無許多說矣不但此也陽健陰順木仁金義亦異體上名之故異其名而標之矣果以此等異者皆謂之氣質之性愚要何言哉須於此着眼勘破也

韓汝師

宗世

論語講說

辛未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是義之發而必曰仁者能之何也蓋人心之發有四端焉有七情焉而七情約之爲四端四端衍之爲七情其實則一也而四端七情又合而言之則不過曰好惡然則人心之發不外於好惡二者而好惡又仁者能之則此亦仁之所以專一心之德者耶此章仁字以聖字看亦如何

惡之雖義之用而必可惡者惡之無毫分私意而心公者能之故曰仁者能惡人也詳看集註則可知矣

仁之至則即聖也而以好惡之公者言之仁又觀

雍也篇顏子好學章以不遷怒不貳過推之顏子之學於大學所謂正心則已盡之而修身則猶有未盡也不遷怒則所謂心正之效也不貳過則所謂修身之事也

顏子於正心則已盡之而修身則猶有所未盡云者不然昔栗牛二先生以顏子所學相論說而栗谷之言以爲物極其格知極其至意極其誠心極其正者聖人也格致誠正而未造其極者顏子之未達者也以此言之顏子之於正心不可謂已盡之矣其不貳

過之過不是言行之過乃指念慮萌發之過而言也亦正心未盡之過也不必着在修身上也

顏子之不違仁諸子之日月至者皆通動靜言也其事至物來有以應之而各當其可者可知矣然比之於孔子之不踰矩則亦有間矣孔子之不踰矩其應事接物也從心所欲而不思不勉自然不踰矩者也顏子之不違仁諸子之日月至焉者其應事接物也思勉而合於矩者也以栗谷所謂今日思而得之而明日又不免勉之今日勉而中之而明日又不免勉之者言之其不可與孔子之不

思不勉自然不踰矩者同言之可知矣故雖其不
違之時至焉之時謂之思勉而合於矩則可也謂
之不思不勉自然不踰矩則未也敢以夏稟
此本以朱子說未發之時與聖人都一般之語而謂
未發時則心氣之清粹雖眾人與聖人皆同云云也
盛說思勉與不思勉又是別論聖人之不思勉即堯
舜之性之而浩浩其天者也眾人心氣之霎時清明
豈可遽擬於此等地位耶此則異同不須言

季氏篇見善如不及章下註曰蓋惟伊尹太公之
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其下小註問
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亦云庶乎此
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答曰當時
政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
如所論者以此二說推之其意似以顏子之所造
所得謂不如伊尹太公而若使顏子得君行道亦
不能做得伊尹太公之事業者然可疑

雖同是朱子說而集註與語類及大全不同者則當
主集註而但此小註云云實論此集註之語意而言
之也集註亦庶乎三字蓋不無抑揚於其間者矣大
抵心學則本也格致誠事功則末也齊治平伊尹太

公顏子之德既曰無有淺深則發而爲事業者必無優劣之可言朱子猶有所疑信者亦豈無所以耶若生知之十分地位固無彼此之可論若使孔子當揖遜之際而得君師之位則必有堯舜於變之化使堯舜而如孔子之不得位則亦必繼往開來刪詩述禮以惠萬世之來學矣至於下一等以下則亦不可一槩論實不無稟氣之參差以清粹言之顏子之明睿雖謂之過於伊呂亦可若言其厚重剛毅則顏子未必無損於二公以此論不違仁之德則顏子必不讓於二公如桐宮之事鷹揚之業未知其終如何也朱

子之意儻或如是否也耶

上智下愚章集註曰又有美惡之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上智之人不習之以惡云爾若習之以惡則豈能不移乎下愚之人不習之以善云爾若習之以善則亦豈不能移乎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彼聖者初不爲罔念若罔念不止則其作狂必矣彼狂者初不能克念若克念不怠則其作聖必矣謂之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則不能無惑焉未知如何

朱子本註與程子說各異而亦不相妨故朱子收入

程子說矣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故程子推此義以肯與不肯言之而謂無不可移者既曰聖則元無罔念之聖既曰狂則亦無克念之狂故上智下愚終必不移此實夫子所言之旨也章下詮註則直說正意故不得不如是說而程子之言其開人作聖之路者義理亦好故全其說錄入以備學者之觀省矣

堯曰篇此書七篇中夫子之答人問政與泛論爲政者多矣然其爲政之法莫備於此篇此篇亦與大學絜矩章實相表裏此所謂執中者大學之絜矩而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者也此所謂所重民食喪祭者大學用財之道也此所謂寬則得衆信則民任者大學用人之道也結之以公則說者大學用財用人之公私而得失興亾者也二篇雖有詳略之不同其大綱之相合如此且絜矩云者尤是用中之事也未知如何大抵論王道莫詳於孟子論道體莫詳於中庸論學道莫詳於大學而其要則無不皆同於此亦可見一貫之旨矣所論誠是矣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講義

韓汝師太極圖講說

金景休近思錄講說

金景休中庸講說

李泰以大學講說

李泰以中庸講說

宋綱汝中庸或問講說

宋綱汝栗谷人心道心圖講說

宋景晦論語講說

宋景晦心經講說

成善甫守明太極講說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講義

韓汝師太極圖講說 辛未

第一節釋圖第一圈也所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謂
 無極之外復有太極也只以其無形象無方所故
 謂之無極以其至極之實理故謂之太極不言無
 極則有似乎形象之一物而不可為造化之樞紐
 也造化之樞紐以其無所不在不言太極則有似
 乎老佛之虛無而不可為品彙之根柢也品彙之根柢以
 其真實無妄者言之實
 有此理故真實无妄 蓋太極離乎陰陽而言之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則懸空獨立而爲無用底物事矣雜乎陰陽而言
之則滯於形氣而爲局定底物事矣故圖解曰非
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
陽而爲言耳

先輩所釋無極者亦多如盛說之以無形象謂無極
也如此則形象字當無極之極字此似可疑上下兩
極字只一意而狀理字極至之意也無字包無形象
之意太字包實有之意而兩極字同是理字也此五
字蓋謂都無形象方所底極而是真至實有底極也
造化樞紐品彙根柢盛說註釋有若以樞紐屬無極

根柢屬太極者然恐不然只是此理之實然故能爲
樞紐爲根柢也自本源而言之則造化之敷施者固
此極爲樞紐也自萬物而言之則品彙之生成者亦
此極爲之根柢也盛說蓋字以下說得好

第二節釋圖第二圈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謂之太極自能動靜不可也謂之不能動靜亦不
可也只是太極有動之理便是動而陽有靜之理
便是靜而陰故其所以動之靜之者太極也其所
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處極難說故朱子曰太極
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由此究之卽

有此理便有是氣之妙庶可見矣豈以為陰陽之前太極崑然獨立無所乘載者耶其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名於是乎立而陽不可以為陰陰不可以為陽故朱子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者也

兩不可之云極好可謂真知太極也此一節所釋俱得之但太極有動之理止靜而陰云云語欠曲折周子之意以為太極是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底本然主宰之妙故也非謂太極自能動靜而生陰生陽也只

是氣之能動靜而生陰生陽者莫非太極有此動靜之理而使之然也云爾盛說固一般此意而似說不備

第三節釋圖第三圈也上文兩儀此節五行皆以氣言也非以質言其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則此是天地成形五行成質後事也故朱子以質具於地氣行於天者言之而因推說五行之體用動靜至於變化之無窮也蓋太極動靜而陰陽之氣生陰陽合變而五行之氣生然後其氣之五之輕清者上升而為天其氣之五之重濁者下降而為地

故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也蓋以其輕清
故謂之陽以其重濁故謂之陰也豈以為純陽之
無一毫陰氣者為天而天全是陽也純陰之無一
毫陽氣者為地而地全是陰也耶故以為天者陰
陽五行之氣而以其輕清剛健輕清剛健故動而不息故謂
之陽也乾也地者亦陰陽五行之氣而以其厚重
柔順厚重柔順故靜而載物故謂之陰也坤也觀於乾卦之
不能無陰坤卦之不為無陽及此篇所謂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與夫所謂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者推之則庶可見天地之成形

在於二五之氣皆生之後而天便是二五之氣也

朱子曰陰陽成象地道是二五之質也朱子剛柔

天道之所以立也今有以此兩儀為天地成形者而以天地

成形在於五氣未生之前乃曰太極動而陽時天

已成形靜而陰時地便成形此恐不然

所論許多說皆得之但太極動靜而陰陽之氣云者
全用周子語本可活看然既以文字成說則雖驟看
無所欠碍可也此一句若改以太極是動靜之理其
能動靜者氣一動一靜而陰陽之稱生云則似勝如
何兩儀二字本自卦畫陽奇陰偶之對待者而名之

屏溪集卷之三十八
也以氣則一陰一陽以形則天地莫非兩儀不可拘
於一箇也乾陽而坤陰者正如男陽而女陰也以其
氣之所重而分屬之也乾陽而純陽無陰坤陰而純
陰無陽云則全不識陰陽之論盛說此段看得透矣

金景休近思錄講說 乙亥

一故神下教專以理言竊以一故神兩故化本是
言氣而其上又言一物兩體氣也言其一物而兩
體也其意恐如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神返而歸
者鬼之意蓋氣謂之一可也謂之二可也惟其二
也故周流通遍無所窒碍所以感必應應復爲感

神妙而不測也此所云云以氣看恐亦不妨

一故神上句曰一物兩體氣也以此言之二故神之
一字似專言氣盛說本是言氣者似然矣但此一兩
二字以一爲一理兩爲二氣看意通且本註兩在二
字以爲一理各在於二氣云然後義理誠然若謂一
氣各在於二氣云則不成說可疑性理大全正蒙小
註朱子說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段用處不同云者
亦以一看作理極合商量

咸傳擇合而受之下教以爲此雖是好道理愚疑
恐元非好道理心之體至虛靈無論事之小大好

厚澤集卷之三十一
否地之遠近險易皆所當應若受其易而不能受其難受其小而不能受其大則其所以擇之者非擇善之擇乃擇其私主之類耳不但下於聖人而已

此云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者大體言無私心然後可以感通之意也以量而容之不啻優於不自量者也擇合而受之不啻優於不擇合者而猶不如聖人之無量而不復如量之有限也無擇而不復如合之有不合也此正聖人之隨感隨應而遂通者也若以以量擇合全歸於下層庸人則其義不可與聖人對

待較論也如何

金景休中庸講說

己卯

序中虛靈知覺一而已屢承下教每謂單言未發蓋如此看得誠可喜於部伍之分明但以本文語勢反覆究覈終似艱澁安排不能渙然愚意却恐依程說只作統說看還爲平易妥貼也蓋心之爲心以其虛靈不昧知此覺彼而已此序文旣以人心道心發題矣此二心者同爲心之知覺則宜其同爲一名而乃有此二名者其故何也此不可不先辨故下筆第一句曰心之虛靈知覺只一箇虛

靈知覺而已特以其或生或原其所以為知覺之由為不同故有此人道之二名也云矣既謂同為知覺云則宜若曰心之知覺一而已而必插虛靈二字在中者此知覺即虛靈所燭故不得不兼言體用以為下文統會處也若如下教先言其體則亦宜明白說去上下承接之間使有能所之可別不當若是模糊只以此七字兀然在上面今且只就此本文求之心之虛靈知覺六字內元無必指未發之意以下文溯之又無可分未發已發之證其下有人道之異云云只就這虛靈知覺中兩條

分說未嘗言發後始有人道之異之意又其下所以為知覺不同云云亦言其覺於義覺於我其為知覺雖同其或為義或為我其所以為知覺者不同而已又不言其有所知覺者始不同然則上知覺字下知覺字同一知覺同一面目誠不見其有能所之別也第其上段兼言虛靈知覺下段單言知覺此或可為分體用之證而亦有所不然者上段兼言體用以為統說故兼說虛靈下段只說用處故剔出知覺字言之亦不可不析也然則愚意恐依程說看去還似全無病敗也

屏溪集卷之三十八
一而已之一非湛一之一卽一箇之一云者盛說誠然此言虛靈知覺一而已者蓋謂心是一箇虛靈知覺云爾其下卽承之以有人心道心之異異與一相對爲眼又其下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以申此人心道心各異之義也若以此虛靈知覺之知覺爲已發之知覺則已發千百不同何可謂一箇知覺其下人心道心之謂異者意疊而全沒轉換折旋之勢終不如以一箇心之體段看也更商之

修道之教教字章句只釋其正義故生知之聖固未嘗入之而以細分築底看去則聖人似亦可入如夫子志學不惑之類可見矣且如氣之不齊于千萬萬雖同是生知第只以其氣質論之似有文明處微多者有重厚處微多者有高大處微多者終無無一毫參差之理如軒堯舜文周孔其道其行雖若一人其爲天姿則疑若有微異處以其微異之質必行一揆之道其所自治必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用力者以此而觀則教字中以細分言之則上聖似亦可入

生知上聖亦可言修道之教者來說極是修道之教卽工夫也聖人亦豈無工夫耶帝典之克明峻德康

詰之言克明德堯與文王之自明其德也明其德莫非聖人之工夫也第以中庸首一節言之率性之道即堯舜性之也已言上聖事此一句自當以聖人治而教之者言故章句亦全以教人言之其文義自當如此矣教字本來教人之意而於自己工夫亦言教字如二十一章自明誠謂之教者亦以自己工夫而謂教也

性道雖同四字尋常見解以為不問人物既皆得所賦之理既皆有所當行之路人與人不殊物與物不殊然則以所同之性所同之道率而行之宜無不同其所以不能無不同者何也誠以人與人物與物其性其道本雖相同而其所稟之氣又各不同故也以此泛看不能會疑近有一說以為性與道元非異者道外無性性外無道不容不同而或為氣稟所使則所謂道者不能不與性相異才有小異便非所謂道也聖人於此必品節之使各盡性然則此性道雖同四字果皆捏引人物來耶云云二說短長伏乞判教

上說盛見云云即本來鄙見如此今示一說極有見性道雖同之同只以性道二字上看簡易有味當從

之

未發二字只是未發在中之意第似有主心主性之異者主心而言則一氣澄靜不昏不擾是言心之未發也事至機動氣之溫厚者或發焉氣之嚴肅者或發焉是言心之已發也主性而言則方氣澄靜之時此性之體不偏不倚亭亭當當此言性之未發也事物既至此性之用乘氣而發或爲愛或爲宜此言性之已發也未發只一地頭已發只一地頭而就此一地頭亦可分兩樣說者誠以理氣一而二故也中庸一篇徹頭徹尾只管說理未

嘗和氣而論之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主性而言也其所謂發亦主於性而言也章句所謂其未發則性也一句便以未發爲性也元無氣未發而性於是中之意若以此未發作心之未發則以氣之未發便把作性恐太無曲折然則此所云未發已發恐皆主性而言未知如何

七情之發雖發之者心氣而其所以喜所以怒者性之乘氣發見者故謂性發而爲情發之雖氣而氣上發見之性亦可謂之發也此章自初天命之性皆氣上說下此曰喜怒哀樂未發者亦性之未發故曰章

厚溪集卷之二十八
句言未發則性也若以此發字從心看則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性即中也云而今直曰未發謂之中則此喜怒哀樂與中和大本達道皆單以理言來示中庸一篇以下看得極精審

首章之不言知嘗承下教以爲此是生知之聖自誠明之事故不待言知竊嘗有疑焉蓋庸學二書正爲經緯大學專論學故第一句明新字包盡一書中庸專論道故開卷便說道亦包盡一書愚之看庸學欲只將此例推去矣蓋此篇是明道之書故首言其原之出於天次言其體之備於己終言

功用之極是其立言本意寔主於發明道體而已既以發明道體立意則其上下語勢只可論其體段而已又何事乎言知也章句下語面貌都是如此而章下所論尤躍如矣何嘗着在人邊分上聖下愚而說也不能無惑焉

二十一章自誠明與堯舜性之之意同即生知上聖之事首章自天命之性說下率性而至於致中和者不待言知而知在其中既言教字而至有戒懼慎獨不可謂不言工夫不但如十二章之只說道體而已鬼神章嘗承下教以爲此章是天必命之之意竊

疑以鬼神無形聲之氣明此道體而未承印可復
此煩猥惶悚增淡第此章是一篇五節中中節又
中節中最中段真此篇之脊梁處也總會處也中
庸是論道之書則於此脊梁揔會處其可不以道
體言之乎道即誠誠即道本不可以二名但此脊
梁以前以其當行之路無處不在而言故喚做道
此脊梁以後以其本然之理真實無妄而言故喚
做誠曰道曰誠實一理而亦言各有當是以到此
脊梁處必換道言誠以發誠之端至九經章下乃
曰說誠始詳其云始詳者言說誠之大略已見上

鬼神章云也然則可見此章誠字與下許多誠字
實一面貌也誠之爲德至微而至顯至費而至隱
不可以空言模出故將發誠字先言鬼神之氣以
爲言誠之基天下萬物莫不具此無妄之體而必
就鬼神言者蓋以物之無形聲而能至顯可以的
明此道體用者無如鬼神之氣故也是以特取鬼
神情狀而言之以爲雖其不可見聞以其能實有
底物事故能體物如在而不可遺正所以證明此
誠之道雖微而能顯雖隱而能費也是以就下梢
收殺處一言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蓋曰

誠之微而能顯有如此鬼神之不可見聞而能體物如在也云爾實所以承上節道體費隱之旨起以下諸章之言誠也作文之法以結辭為重則此章之說鬼神者實可見其為說誠也且凡結辭下如此字本所以結上文取證之意則此如此字尤可見其為以鬼神而明此誠也朱子章句未嘗一發天必命之之意而章下所謂兼包云云亦不過專說此道體用程子論忠信引此章曰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所謂大小大事者言不但鬼神具此真實無妄之

體凡天下事物莫不皆然也所謂徹上徹下者言此真實無妄之體貫徹上下無間可容息而葉註又謂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近思錄道體篇據此可見此誠字不但為鬼神之實理既不但為鬼神之理則可見其為統體之誠既為統體之誠而為鬼神之結辭則其所以言鬼神者寔不過論微顯之情狀以明此誠之體段章句雖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掩如此然此則只依上鬼神說而解之而已若其統體言誠之旨固自如矣然則培覆之義固可包入其中而恐不可只以此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蔽了一章之全也如此說去不但無程朱一言可
據反求全篇亦恐有碍於論道體之意而此脊梁
總會處又似無深意味也如何

盛諭以鬼神章爲一篇之脊梁而以此章誠字爲以
下許多誠之張本者誠得之但以鬼神爲氣而又曰
其能真實無妄又曰鬼神之隱而能贊此以鬼神之
氣當誠與費隱優作理費隱氣費隱之說恐大不然
蓋鬼神章本稱難看爲德一句又最難說第爲德二
字專以鬼神氣上言如高明說則章句何以鬼神則
以氣之靈言之爲德則以性情功效言之耶但既曰

鬼神之爲德云則與鬼神之德義有別鬼神之德云
則卽鬼神上德也鬼神與德以二物言也今日鬼神
之爲德則卽指鬼神之所作爲者而言之也鬼神之
本來性情可以不見不聞體物如在故其所以爲德
者能不見不聞體物如在矣鬼神之性情於其作用
處可見此朱子所以謂鬼神與爲德不可二之而斥
侯氏鬼神與德爲二物之病矣然鬼神實有誠之理
故其爲德如此末段結梢誠之不可揜如此云者豈
非鬼神之有此實理故其爲德之盛如此之顯云耶
終不可以誠爲氣之誠而以微之顯爲氣之費隱也

章下言不見不聞爲隱體物不遺爲費或者以此爲
氣費隱之證此亦不然十二章旣以君子之道言費
隱則於此以氣言者終大故違錯此蓋言鬼神之不
見不聞上言理之隱鬼神之體物不遺上言理之費
也未知盛意終以爲如何也鬼神爲德一句三十一
章有可證而爲言者今日惟天下至誠聰明睿智之
爲德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夫微之顯而
誠之以時出之不可揜如此云則鬼神之爲德聖人
之爲德其體段無不同而且鬼神與爲德聖人與爲
德不可二之者亦同然不可二之中理氣之別自可
見矣第可商之

三十一章章句五者之德下教每謂兼信而言蓋
先生本意常以德字不欲和氣言故於此五德字
若并聰明睿智而言則以氣質并爲德慮有和氣
言德之嫌乃取五性中信字以足其數挑出聰明
睿智於德字之外然德字訓詁只是得也固有專
言理處亦自有兼氣言者如鬼神之德之德是也
溫公才德之辨朱子常非之曰堯舜皆曰聰明豈
可只謂之才恐不可爲此德字所係縛演出正文

章句小註所無之信字也四德之實有底是信信不待說信之不入於四端久矣今於時出之德朱子何必艱尋上文所無之信以解之乎容執敬別固能充積發見聰明睿智亦不可充積發見乎聰明睿智固行於容執敬別之中亦豈無獨自發見時耶屢思之終不能通

章句五德之五本經不言之信弁言謂五誠似妄矣而揆之義理終勝似聰明睿智之質為德也四德皆聰明睿智之為則顧何別言聰明睿智之為一德而參為五德耶以北溪說言之當用仁時仁發用當用

義時義發用以此例之當曰當用聰明時聰明發用云耶聰明之為德云者終不可信也

李泰以大學講說 甲戌

序○正文言德字而序不言之正文言心字而序不言之者何也既言仁義禮智則仁義禮智者明德所具之理故序不言德字既言氣質則氣質者是說心之氣質故序不言心字耶

序文摠一篇大旨而言不必用正文文字而後為可也來說誠好先言仁義禮智後言復其性則明明德之意自在其中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明己之德也

爲億兆之君師而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明明德於天下也聰明睿智者氣質清粹而其精爽之爲心亦至清至粹故自能盡其性衆人之氣質清濁粹駁之不齊而精爽之爲心亦不能純清純粹故不能知其性而全之是以其德有時而昏必待治教而漸明之以復其性初心是氣質之清爽則序文之言氣質章句之言氣稟皆包心字而言之

小註雲峯胡氏曰朱子_止皆兼體用○胡氏以朱子之釋仁義禮智謂皆兼體用何以看而謂皆兼體用也其仁之釋曰心之德愛之理是則就心上

以未發已發分動靜言也仁之兼體用云者誠然矣其義之釋曰心之制事之宜是則就心之已發處言也其禮之釋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則就事物上言也義禮之兼體用云者未知其然矣

義之就心之已發處言與禮之就事物上言者誠有見矣胡氏之謂兼體用未知其可也如愛之理云者愛是用理即仁爲仁之兼體用者誠然也

或不齊○或字是應上文莫不字而言之也蓋性則莫不與而有仁義禮智之同氣則或不齊而有

清濁粹駁之異故着或字於氣質之下歟然氣本是萬萬不同則其言或者何也

或字應上文莫不字言者好矣凡人之氣皆稟得天地正通之氣故其間雖有清濁之不同大體同故着或字與中庸章句氣稟或異之或同商之

齊家以上無論賢愚貴賤皆所當行只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不及庶子只及凡民之俊秀而不及愚劣聖人教人有此取舍何也

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人之性善同於堯舜故必自治而變化氣質以循其性善則人皆有可爲堯舜之理故云然而自大學教人者言之愚微踈頑者終不可入於聖人之道故必擇凡民之俊秀而教之公卿大夫元士之庶子俊秀則亦可選入而教之不可謂不及於庶子也凡民之愚劣者不可教故歸之農工賈矣聖人非有取舍而然也然八歲則皆入小學如愛親敬長事君事長之義人皆知之故俗美於下而治隆於上也

經一章○論孟及中庸皆言性字而大學獨不及焉者何也蓋明德者心統性情之稱也既曰明德則非但性字自在其中心與情亦包在其中比單

言心單言性單言情其義尤為兼該故特舉於此

耶

德字指理而言也此德之謂明者以性之在虛靈故指此德謂明德也謂之心則心之清濁粹駁并焉而善惡具不可以狀明德粹然之體也只言性則雖純善而不可以狀清明活用之幾故必曰明德朱子之釋之亦不曰心統性情而必言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者真得明德體段義意矣

心是體也意是用也若論工夫先後則宜先正其心而後誠其意也若論功效次第則必心正而后意可得而誠矣而第四節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第五節曰意誠而后心正正心之在誠意之后意誠之在心正之先者何也

以聖人言之則心本正故意必誠如心已敬則衣冠必整瞻視必尊動作必無箕踞之慢也學者正心工夫必先於善惡之萌為其善而去其惡無一毫自欺而意必誠然後心可得而正如心不能敬者必先整其衣冠尊其瞻視動作無箕踞然後心便敬也此程子所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者也正指學者事也大學是學者工夫故先言誠意而後言正心中庸聖

厚溪集卷之三十八
人事也先言命性以及萬事先言未發後言已發此等處不可不知也

前日傳首章顧諟之問已得聞大學之無未發工夫而至此正心章觀之大學言未發之工者尤可驗矣蓋既言有所之病則用工宜在於省察故章句特言察字既言不在之病則用工宜在於操存故章句特言敬字省察操存實動靜交養之工也章下又以直內二字着於修身之上則其爲文勢豈非正心而修身者耶替其正心字曰直內而直內本未發之工則此章之兼靜時工夫者豈不較

然乎大學雖學者事學而至於治平則治平即聖學之極功耶舍靜時存養一段工夫而能就聖學之極功耶伏願更賜批誨

自古先儒皆言大學不言未發工夫者然矣堯舜禹傳授心法只在於執中人心道心皆從已發言而蓋聖人教人必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先下學而後上達論語大學皆言下學之事已發之工而至後聖擴前聖所未發故子思始言未發之中大學正心章固只言四有所之病使學者用工於已發之後而已非以心謂無未發時鑑空衡平底氣象也惟其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鑑空衡平底氣象非學者硬先下手可以做爲也當
先知善惡之分而實用力於務決去求必得之際使
吾心之所知無少自欺以自快足而以及至於審其存
否無所將迎則此所謂誠意正心之工也如此則以
此心體立用行事物之來應之無不曲當若事物未
至則寂然未發如鑑之空如衡之平而雖鬼神亦不
得窺其際則大學言學者工夫故只言已發而用工
之至則其效自至於未發之中中庸言聖人能事故
先言不覩不聞之敬以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兩
書之命義不語各有義理不可不詳諦之也

李泰以中庸講說

先師每言有此上三章修身齊家必得下三章治平
之位如大學序所謂有能盡性之聖則天必命之以
爲君師之位天即鬼神之造化也此章之置在於上
三章下三章之間者有此意也如是看則兼費隱包
大小無所欠矣不然則突兀無所當先師之言心常
服膺之矣盛論下大孝云云承上父母順一句言者
誠好

宋綱汝中庸或問講說

程子止則在其中○和言於發而中在其中云則

此中字兼動靜否

和是發而中節之稱而其所以中節者以其有未發之中也中體也和用也言用則體在其中復豈可以在中之體兼動靜看也此中字專言性不可兼看

統於其間○此間字仁義禮智四大目之間否

然

氣稟之異○此稟字指形氣而言下三板清濁厚薄之稟之稟專言心氣否

心氣不出於形氣之精英凡言氣稟者統形氣心氣言而下稟字獨指吾人上言則是言心氣也我遂菴

先生嘗論性曰指氣中之理而不雜乎氣論心曰氣質心之謂也此說前儒之所未發者也以此推之清濁指心而言者尤可曉然矣

品節之義如何

品節字義甚好以其品而節之之意人則以人品而節之物則以物品而節之也不以品而節之則乖戾舛途道不修矣

五板以是三言_止名義○三言指天命以下三句

也三者指性道教與

然

率性修道分明是兩截工夫而聖人既自循性則似無所教矣

率性云者循其自然而以其氣稟之各異有過不及之事則不得不修之後乃復其初故堯舜性之者即所謂自誠而明也湯武反之者即所謂自明而誠也性則固無事於教而反則有資於教也且品節防範立法垂訓是聰明睿智以作君師者之責而任是責者必自教而後教人雖聖人豈無教也

既曰道也者章一板其始止兩事○其始兩事指戒懼慎獨否

然欲修其道者必慎用力於存養省察此學者最初工夫所謂兩事

無所不在無時不然○上四字就人倫上言下四字就心身上言否

大體然矣上四字不但人倫上言之統物事而言也二板蓋無須止無所損○此非謂人於道欲離不得之意乃人當使身不離於道者也然則離字屬人邊重矣且天下之事不損則益不益則損而如或有如此之事未必皆不由乎理勢之自然何可歸之於非率性之道乎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道固在我而其離與不離亦在於我則離字屬人看
宜矣事無損益者正如霸者之事而其既於事以無
損益要做去則不免爲人力私智之所爲也

其目之_止不及聞○此不見不聞非耳目所不及
之處乃耳目所不及之時歟若曰所不及之處則
有似乎蓋有可觀可聞之處而未之及觀聞者也
此豈未發時氣象乎

處與時不必分別凡有可觀聞之處則即見聞之其
有見聞之時以其有可見聞之處也所未及觀聞時
以其無可觀聞處也朱子論未發之工而曰平平存

在略略提撕此說未發之工極善形狀惟此平略之
時豈有可觀聞之處乎

五板小註龜山說雖聽聞所及○此恐指耳目所
不及處而言與經文不觀不聞本意不同矣

此則然矣

專以_止未盡耳○夫道少離則非道也以過不及
爲離道者似非爲病而此云未盡者何也抑過不
及是微差於中者而呂氏至以絕類離倫賊恩害
義爲言則此爲未盡處耶

呂氏所云絕類離倫等事是大段悖謬處也不可以

過不及言之也朱子所云未盡者以其只以已發之過不及者爲離道而不及乎未發時工夫故謂之未盡也不但此也其所引不得於言必有事焉等語全沒着落令人不省其旨趣朱子非之者誠不易之論以藍田邃學有此疏迂未可知也若使栗谷論此則必不如是此無他以其生於朱子之後也朱子吾道之功大哉大抵先賢工夫皆知惟有發後下工故不知有靜時工夫朱子初年亦不免此晚乃知動靜各有存察之工故兩賢立說有此不同而朱子以呂說爲未盡也朱子初晚之見觀與張南軒書可知耳

喜怒哀樂章一板不外於吾心○中和是性情之稱而此以心言者何也或心統性情而然耶

此等心字以性之在心由心而動靜故皆主性而言不可以單言氣之心爲疑也聖賢言心字多類此

純粹止加損也○具於心者是性性之體純善性之用爲情情亦無不善故不以聖愚而有加損耶若以性爲體以心爲用則恐不無加損矣

主性而言則聖愚之性皆無不善以循性而直遂者言之聖愚之情亦無不善此以率性中和言之故謂無聖愚之加損云爾及至以工夫言之則盛性之心

聖愚不同學者未及敬字工夫之前雖無事而不能
虛靜大本不能立矣至其發也則乖戾之多達道不
能行矣此云體用者皆主性而言非以心性分爲體
用也蓋心性雖是二物而元不相離亦同一物心之
寂然不動則性之中矣心之感而遂通性之和矣未
有心動而性靜心靜而性動動靜相須矣豈可謂性
體而心用也但以性爲心之本體者心之有一動一
靜莫非性之所以然者而以性爲心之體也至於動
靜則不可分體用言也

靜而不知止不立矣○靜者不接物不應事之時
而人於日用之間不應接之時絕稀至於晦息之
時昏睡而已則未發工夫無可下手之時大本無
由而立矣

人生日用之間豈無不接物應事之時也然而以動
靜言之則動時多而靜時少故孟子言平朝不與物
接之時者蓋以此也衆人之心事過而猶以其事留
滯於中此將病也或事未來而先有迎之之病此皆
不當動而動當靜而不能靜靜時工夫仍以絕無也
何可言靜時工夫也若隨靜而下得涵養操存之工
則豈患無未發工夫之時也但未發工夫用力做下

則反歸己發朱子所謂平平存在略略提撕者其善形容下工夫也

小註朱子說大本不止息矣○本既立道既不行則天理豈能流行乎

此云天理者以凡天理而言也至曰在我云則是指我之性情而言也蓋謂我之心雖無事而或胡走或昏倒不能立大本則性之德無可言而不可謂於此不息以其天命之本然者而言則亦何嘗間斷也

二板致者止極其至○既曰中和則已至極工此致字與致知之致似同而訓義以推致極至言之

則中和之中亦有淺深而然歟

致中和之致與致知之致同云者然矣雖或有無事之應接時而不能隨時而輒中其所謂中也或九分中而不能十分中則可謂不致中矣和亦情之發也九分和一不和則亦不可謂致和矣致知之致意亦如此可推而知也

三板曰觀其止有二物也○以中和言之有中而後有和則中為體而和為用以耳目視聽言之有視聽之理而有耳目則視聽為體而耳目為用否朱子之意蓋謂中和是體用以體用言之則謂之二

固可以有體而後有用用由於體其實一也如耳目能視聽視聽由於耳目耳目與視聽固可謂之二而即是耳目之視聽也其實一也云朱子之譬而言之者本自明白曉人但中和理之體用也耳目視聽形氣上體用也高明之疑之者由此而生至曰有視聽之理而後有耳目者語意反倒錯不必如此說也只看朱子一而二二而一之本意則無可碍矣且以來論言之視聽耳目之性有耳目故有視聽之性如心之有木氣之靈故有仁之性有金氣之靈故有義之性也今言有仁義之理故有木之靈金之靈云則語

意豈不倒錯乎商之

六板小註呂氏說大人^止之心○赤子指何等赤子耶指落席之初耶指孩提之時耶人之心已自生初有異矣今若曰人人始生皆自純一則將來為惡果是形氣拘蔽之罪非心之本體也然則心純善可知也

下段朱子已反覆詳示更何言第赤子之心知思未生故只得飽僂笑飢僂啼其所以笑啼者為純一無偽而已大人者智周萬物而心正工夫已至十分純實無偽故以此一事而譬論之也非以赤子心為能

未發而以論大人亦有未發時云也呂氏之引此固
誤也且此云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心思未成故無
雜念也初非言本稟之氣純正無雜云心純善之說
者雖或引此為言皆與呂氏不識孟子本意同歸也
七板既有止未可曉也○靜時既有知覺云云程
子之意自戒慎恐懼已屬之知覺而然耶知覺是
就事物上知之覺之者而言則不可以略略提警
者謂之已發而其略略提警者亦不免會動此果
如何此分界極難曉以程子大賢有此所論未敢
知也

程子既有知覺以發後有所知覺言之以為不可言
靜朱子之謂靜中知覺以靜中有能知覺者言之各
自不害子思戒慎恐懼於不觀不聞時戒懼所謂略
略提撕也若硬着戒懼則傻纒思上去而為已發矣
此處界分微密難曉會得雖依俚說出口頭既難分
明形容筆端尤為難莫若潛玩默會而體於心之為
得也

宋綱汝栗谷人心道心圖說講說

心動止無所發○心動為情則動前只是性可知
也性之為物無造作運用而其中眾目森具觸感

於外其理出來觸感者何是氣也然則性之發專在於氣而氣之發反資於理何也蓋理本是當然底也於父而當孝於君而當忠飢而食寒而衣者皆自然而不得自己者故於君父則必欲忠孝於飢寒則必欲衣食者皆氣之遇境發動隨其所爲有人道心之別焉則此其氣上見理而理中亦有所動氣者可知否

栗谷先生以理之乘氣運用比於人乘馬行蓋行之者雖馬而使之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或急馳之或緩行之者皆在於人或見孺子之入井或值尊丈之過前觸事而知之者心之氣也而感之而惻隱之恭敬之者仁義之性所以使之然也此實如行之者馬而使之行者人也性固無造作故運用雖靠於心其所主而使之運用者性則心豈無資於性耶盛說理中亦有所動氣云者似不免語病矣能知能覺雖心之能也而至於知寒覺煖有所知覺者合理而後然也比如燈心固生光焰而必得油然後能生光焰此所謂非氣則無所發非理則不能發者正如此矣

安有理發氣發之殊乎○理之發專在於氣而氣

有清濁則濁氣上亦有理之直遂

如桀跖猶有四端

者何

也此理之所感者重故濁氣不得不聽命故也然則若是乎理之無資於氣則雖謂之理發亦可也然氣既有清濁則雖下愚不能無分清其所感不得不已者則濁氣未及用事而所謂分清載此理而直出出後隨其清濁分數有中節不中節之異也然所謂分清者必有一定不易者故雖窮凶極惡之人一日之間十次見八井而十次皆惻隱十次見非義而十次皆羞惡若無分清一定者則有見八井而或惻隱或不惻隱見非義而或羞惡或不羞惡於此可見理之直出者乘此分清而遂其本性也然分清者非濁氣中有一段清氣保其光景如夜光之珠混在泥淖之中又如清油點浮於水碗中只就清濁中指其清而言也此實與九合白粉一合朱丹之和滾無異一合丹在九合白中無可指的為丹而亦不謂全然無丹也氣之分清昏濁中見無別段可言而有時乎發見豈不以清是稟初帶來終不可泯者耶但以此而至謂之清是氣之本而為心之全體純善則差謬不細矣

上說然理之所感重故無論氣之清濁皆能直遂然

其發則以氣而發也無氣理何獨發耶以此而謂理發亦可者固知高明之設辭而大不然矣
分清之說未必然心氣之清濁有萬不齊上聖之氣有十分清者則亦豈無廝隸下賤之十分濁者乎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稟正通之氣而心又是正通之精爽故爲萬物之最靈心之爲氣虛靈不昧神活不測人人皆同故雖其十分濁駁之人皆能靜而具五常之德動而爲四七之用是以性之所感者重則其濁氣之爲心者亦不得不聽命於理矣雖常人之心亦皆如此故此孟子所以謂人皆可爲堯舜者也本

非別有分清在於濁中而必載此理發見也盛說末端雖謂之今此分清云云者與近來心氣本清之意不同而似終不免爲天地本然之氣爲本然之心體云者攬而同歸矣極可商之也

初無^止二端○心之爲物只是一箇虛明底也語其體則鑑空衡平無形狀可言而本來氣之所成故能觸境而動及其動時塗轍各殊名稱不一所以發後有此二端之說也然二端雖感於外而其所感之機自在裏許如妍媸之照鑑妍媸雖外物而其照而各成貌狀之理則在鑑也故只知心之

一也而不知其中包許多名義則是不知心之涵
萬理之妙矣又以發而爲二端而謂心本二箇物
事則是不知心之以一宰萬之德矣未知如何
此句先生說之明而意已足盛說亦大體好矣但聖
人之心未發則爲鑑空衡平之體發則爲鑑空衡平
之用常人之心何得如此至於未發則雖衆人空平
之體與聖人無異者亦有說焉心之動靜流行或值
心氣清明不胡走不昏倒能成未發其爲氣象有似
乎鑑空衡平與聖人同此絕無而僅有非人人之心
別有此空平之本體也若果人之稟受皆有此空平

之本體則體用一原豈有有是體而無是用乎盛說
頭辭有皆有空平之本體者然此則與心純善之說
不期同而同歸矣極可猛商也所感之機之機字其
意似以理字言也太極圖說註動靜者所乘之機感
興詩又言出入乘氣機機字本從氣字言於理不觀
必下得失照勘也名義二字亦不觀改以道理如何
末端心之含萬理之妙以一宰萬之德云云皆是好
語句先生此句極是明白其誰以此二端謂心本二
箇物事者也此不須慮也

人心亦爲道心○人心道心雖有二稱而本之一

理故終歸於一蓋人心爲口體發者而食而能讓
則爲禮之端蹴爾而不食則爲義之端男女而不
淫則爲信仁智亦皆推類而然道心不過仁義禮
智則人心之合於仁義禮智者與道心豈終爲二
事乎此先生本意爲然而第人心道心其發也既
有界分之各異既曰道心節制人心聽命則與朱
子道心如將帥人心如卒徒之訓同卒雖規制於
帥而亦有帥卒之別人心雖聽命於道心而當初
所爲而發者既各殊則人心之得其正者只可謂
之人心之正而不可喚做道心也明矣由前說觀

之則或不悖於栗谷之意而由後說觀之則實理
亦然畢竟後說較勝未知如何
人心道心本之一理終歸於一者何謂也心雖一箇
虛靈發則萬事出矣何但人道二端而已終歸於一
者以此先生人心亦道心之語而謂之耶此一句不
但栗谷言之朱子亦以爲聖人之心渾是道心泛
看則不能無疑雖聖人之心豈與道心全無分別
而爲一者哉蓋人心道心皆此心發後之稱也其兩
下說下實以生於形氣原於性命而顧其義意不得
不分別稱之庸序既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云則聖人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之心其生於形氣者亦豈不以人心稱之耶竊稽朱子之意天下之善合於道理則善人心之中理中節而爲善者本不過合於道心所原之性理而爲善也善則一也人心既善則即道心之善云爾非真以聖人之人心無可標名以人心看而只有道心云也此等文字以意逆志宜矣讀者當活看也盛說大體與此無異而猶復張皇說去者欲明朱栗兩先生之本意而已鄙意亦可諒之也來說不可謂人心之喚做道心云云誠得之

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此一句有若清濁之氣並在於未發清發爲善濁發爲惡者然而究其文勢語意有不然者其曰中體純善則此界分實無清濁可言而其發時清氣動而爲善濁氣動而爲惡善惡皆從發後言則於未發何累哉然則聖人純清也固皆發而得中衆人未發既無一毫濁惡與聖人同則發時濁自何來乎蓋流動活化者氣也忽此忽彼者氣也衆人未發只是霎清也所稟元來濁惡故雖於俄忽之頃氣不用事而氣少流動時其清濁不齊者隨其所稟多寡使其性而或直出或橫生故聖賢工夫多在於已發雖

屏溪集卷之三十六
舜罔念則作狂故也以清濁所發而爲善惡有疑於未發本體則誠錯矣

盛說亦得之忽此忽彼以下尤明白無欠矣栗翁之言本非謂清濁二氣并在於未發時及其發也或清氣發而爲善濁氣發而爲惡也常人之心氣所稟不能純清故每於發也此氣或能純清則性善直遂忽然爲濁則性又橫發而爲惡云矣陳北溪是氣忽如此忽如彼者真善形容莫知所嚮本色矣

善惡皆天理○理豈有惡底以口體言之其惡者原其本則皆出於理也不當食而食固惡矣而食本飢者之理也不當衣而衣固惡矣而衣本寒者之理也末流雖惡其本則理也其末之爲惡何哉氣也氣之惡處理之變也而理之所以變者是亦天理耶以氣之故不知原理之情則理甚爲冤矣理惟本善必乘氣流行故乘清氣則本善自在乘濁氣則反爲濁氣所掩而爲惡之理矣惡者誠不可謂理之本亦不可不謂之理也程子之言不可爲疑也只以其理之末流而言本非理之本原處有此惡也在理寧有冤不冤之可論乎

圖○圖有重圈而外圈爲心內圈爲性則或不爲

屏溪集卷之三十八
心性各占一位之病否圈下雙書人心道心者固
矣而人心下只言惡而不言善道心下只言善而
不言惡何哉人心惡下既又曰本於仁本於義而
反害仁義則人心之初爲善而變爲惡可知而道
心之獨不及流惡者何也豈端發處合謂道心而
後爲不善者不可謂道心故耶雖人心豈無善處
雖道心亦豈無未盡處者而各以善惡一邊書之
何也

兩圈只是分別心性而示之本非兩界限如人家牆
壁之遮攔矣道心則單言善不兼惡者義意誠然但
人心下一小脉連於善字邊乃可以明其兼善惡之
意而其無小脉者或失照勘耶人心非必初發則善
而發後復爲惡也以食色之心言之或多帶慾而陡
發者此豈初發則善而發後變而爲惡耶其謂原於
仁而反害仁者食色本有食色之正理而此食色之
慾猝發者元來本於正理而發非發初則正理而後
變爲惡也道心雖或有未盡中者而始終皆善邊何
可并書惡字耶

宋景晦論語講說 己卯

爲政以德小註胡氏說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夫

德即性也人人之所共得謂之獨得何耶

以性初而言之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性固人之所同得者而眾人不能全其性則反失其得也果能四端七情皆率其性而日用事物之間不離於道則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他人之所共失而我所以獨得者也獨字之意不其明白乎

寧媚於竈○註五祀皆先祭於其所然後迎尸祭於輿此文義似以為別有輿之神而五祀之後必祭之於輿神以其輿為尊也第以小註朱子說本

是一神云者觀之祭竈祭輿似皆一神如何

以其下雙峯語觀之小註說較詳蓋凡五祀以主各祭於五所祭畢必迎尸而祀所祭之神於輿也雙峯所謂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云者然矣

哀公問社註○社以其土所宜木為主者以其所樹之木為神主也以軍行載社觀之其為木主明矣小註朱子言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又言神樹之類此若只樹那木於國之右以為社神依安之意未知何謂也

問者之意誠以所樹之木為神主也朱子之答則謂

已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各樹其土所宜木使神依焉如神樹之類非以所樹之木爲神主云集註以爲主之主謂社神依主之意也非神主之主也

程子曰今以石爲主石主之說未知作於何時也今之爲主者以栗爲禮此亦何義抑取周之社以栗之義耶

社實有主以我國社稷觀之亦有石主今小註說言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未知夏殷以前木主而周則以石耶考之文獻通考呂氏春秋及鄭玄皆以社主用石云社用石主周時已有之矣且軍行必

有事於社以其主行又韓詩外傳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埋其半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左傳又有陳侯當擁社以見鄭子展云此非可載可擁之物抑社本石主而亦有木主耶不可考○凡主之以栗爲之者取木性之堅固而已似無他意第周始以栗爲主故後世仍之耶

一貫章忠恕○夫子之忠恕與中庸違道不遠有異忠恕實學者盡已推己之事而在聖人之道則爲下一等者不足以盡夫子一貫之妙而曾子特取而告之蓋曾子之意以爲聖人道體雖不可易

知以至於忠恕則雖曰學者工夫而體用相藉可以引之而語聖人一貫之妙此不害為因其才而教之之意而至於造詣地位既不可混則朱子之註之也似當以聖人自然底意思為違道不遠上一等者而言之乃因以學者用力底忠恕解之者何耶亦曾子之意取學者易見而言故亦以其本意解之而然耶

雖學者之忠恕其可以諭於一貫之旨故曾子借學者所自用力者而言之為其易曉也訓詁只當以曾子本意而釋之故以違道不遠言之訓詁所釋雖如

此其下特引程子語聖人忠恕而備言之亦欲後學之因學者違道不遠之忠恕以進於聖人於穆不已之忠各正性命之恕也朱子之意亦聖人教人各因其才無躐等之弊也商之

問浩然之氣在人不可人人言之而以本初所稟言之人人稟天地正通之氣以生在天地此氣正是至大至剛浩然流行之氣也人既皆稟此指此正通之氣言之則不可謂初非稟此浩然之氣耶曰誠好誠好氣之體段不齊者本色故人之稟氣而生也清濁粹駁千萬各異以其氣不可謂各有浩然

之氣必善養而盛大流行之後曰浩然之氣也然其氣之本則天地之正通底浩然盛大之氣善養而復其初者集註之說誠得其義其復初之義謂復氣之本初也不可謂吾所稟之初氣也

宋景晦心經講說 辛巳

贊第七句好樂忿懣○此二者皆心之用非但發於耳目口鼻之欲道心上亦皆有二者之分今此二句別付於人心之下若不與道心相干然義理似或偏枯未知形氣情欲之間好樂忿懣尤管切緊易為主張故云耶

好樂忿懣之只屬於人心釋疑己言其非來示疑之誠然二者七情之喜怒也道心亦何嘗無喜怒也且人心即生於耳目口鼻聲色臭味之心易流於人欲故謂之危也今日好樂忿懣惟欲易流云則心之發用處皆謂之性也道心亦心之發用而亦在情字圈中混謂之易流於欲也不免後來諸儒道心四端人心七情之說也人道四七之分尤栗兩先生言其失詳矣并商之

二十句惟理 止謂微○按朱子庸序蔡氏書註皆言道心微妙難見難明易昧無以惟理無形釋之

日

者究其旨意多以性命之用雜出於形氣之間不能昭著明見謂之微此只以無形一句斷其微字意味則其釋道心之義甚似淺露果與朱子蔡氏之意無或差失否
微字先賢所釋多端或曰微妙或曰些小或曰熹微大抵一意而不但謂無形而謂之微也天理之見於人欲之間者實微而難見此意亦可以參見矣盛說亦有見矣

六板閑邪存誠○易註之意本以言行言之程子亦以造次必於是及容貌思慮言之似皆兼動靜為言附註吳氏說以為此邪字與思無邪之邪不同而非私慾惡念閑邪之意是物接乎外閑而不干乎內也以大學正心之事比之曰專屬靜一邊未知正心是獨靜一邊事也本經及程子之意果如此否又曰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欲以誠為聖人之本領以實閑而不干之意然則聖人之心雖通動靜豈不能真實無妄也雖事物上亦豈無誠之理耶程子云無邪亦誠也則無邪上誠字未必不可謂真實無妄也若必以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然後始為之誠則是溫公格物之說

也若非禪家法門則歸於穿鑿未知存誠一節本可於未發上言之而不可以兼動靜言之耶

盛說大體得之易文言本兼動靜言程子說則依文言兼說動靜吳氏則不之言行上只就閑邪存其誠言之此則無害於義理但專取正心上說而其曰物接乎外閑之不干乎內云者不免乎有釋老意味吳氏元來陸學其如此無足怪矣思無邪則誠自存閑邪則誠自存誠則自無異矣但誠本兼動靜如誠之之誠是動上誠也既曰存誠則存養操存等存字皆屬未發雖以文言之謹之於言行以至閑邪則皆

屬動上而存誠則當屬靜邊矣且吳氏以閑邪存誠當大學正心大學之正心本說動上工夫其專屬靜邊正心可疑

二十板子絕四附註始則須絕四○絕字是絕無之意非絕之之意也程子言敬即是禮也蓋聖人本絕四故初無復之事而固是禮也下段始則須絕四云云正若敬之前先有箇絕四之工而聖人與學者自別初無可克之己而本體只是敬也禮也求其敬禮之由則元來須有這絕四體段故也云則程子說與本章下何用禁止者正相發明而

活看則似無爲病於聖人分上矣西山之說以爲絕四者克己之事能敬則復禮以絕四爲一等工夫以敬爲復禮之功且以無己可克謂敬以復禮以至無己地位則其釋絕四之義尤似未安與程子說大故差別以聖人自然體段認作學者爲仁之事未知西山之意本以聖人之事却移他學者一步作爲節次而說去耶自以爲發明程子之說而其說之齟齬矛盾又如此可疑

以集註所見程子說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以此觀之程子已盡見及到聖人分上絕四之義此附註所見始則二字雖或可疑來示所謂活看者誠得之然集註只錄何用禁止之語而不用附註所見者亦可見朱先生取捨之意

西山之說專以學者工夫言不可謂孔子絕四之意也其所見如此也來諭以故爲移作學者說者恐太委曲也然爲學者說則詳矣後學不妨受而玩味耶二十一板真氏說龜山所謂_止將何適從○呂氏求中楊氏體所謂中之說朱先生已斥其非蓋程子之意也至論大本達道處却以龜山說爲近之愚之疑亦如真氏之疑矣夫靜中體認未發時氣

象則體認時即已發也此時雖欠了鑑衡空平之體然如延平所謂即即字可處事應物自然中節云者猶以合下本領無他箇邪妄固滯之病故也故正好為養心之要而若此說龜山只就已發而和達道上看則固亦好氣象而於大本未發地頭則終為不成且雖單就和字上說又以上下兩際字分作兩節界分又非程子即是已發之和不可謂中延平所謂即處事自中之意也朱子所以語大本達道而許其為近之旨終可聽瑩且其說不同何所適從云云其說二字似指朱子淡非與近

之之說而其上下抑揚可否之際無甚曲折可見

乞賜明教

藍田龜山延平三先生論未發說皆有欠於程子本意藍田求之之意全是屬思不可謂未發時若龜山延平體與看校求字之義較輕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即知覺也此與釋氏空寂有異子思既於未發言戒慎恐懼朱子又論未發工夫曰平平存存略略提撕子思與程朱諸說皆有意在淡味潛玩則可知非昧然全無工夫也朱子以楊李說謂近之者此也蓋體與看淡看則有迹欠了未發而輕看則與子思所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謂戒懼程子所謂有物朱子所謂存存無甚異同此處心學之極精微處學者正好嘗試之以驗其己未發則可知矣况龜山論己未發中和之說尤似無失中間雖有一體字誠不可斥之大苛也念昔戊子冬往侍江門講此延平說先生以爲每於無事時依是說試看未發時作何氣象略略體認不至爲己發境界則大有補於操存之工自此鄙人亦曾試之先生之言誠經歷過者如此之際胡思亂想自然退聽氣象自好若於此熟之則必有得力者而雖曉夜無事之時此心不覺爲禪家所謂流注想無時可熟每念

教誨之語只自郵歎而已

十二板程子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此二句辨者多端或以舍却死生一關故如斯耶達盡死生之理故如斯耶或以爲舍去此世而既如斯達去此世而亦當如斯云云蓋以前說觀之二句說皆問之之辭也若後說則上下句正是歎之之語而上下問答二字不相照應曾見巍巖說亦如是而兩蓋近來通行之論未知如何

岸上樵夫之舍達二句語皆指死生關頭而言舍去舍死生如斯云達去達死生之理如斯云以程子欲

屏海集卷之二十八
答之云觀之謂是樵夫之問辭者誠如來說鄙之本
來看此文義如此先師之教又如此矣釋義不能明
白記起而大體亦不出此矣

成善甫

守明

太極講說

太極圖說水火謂盛而木金謂釋先生者爲盛後
生者爲釋何也

陰陽之盛從其成者而言之水本陽生而成之陰故
反爲陰之盛火本陰生而成之陽故反爲陽之盛若
只言其生之序則水陽釋火陰釋而水火是老陰陽
故從其變者而謂之盛木金少陰陽故不可言變而

既以水火爲謂陰陽之盛則木金不得不爲釋矣

老子之言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爲一何也周
子所謂有無以動靜看而老子之有無指何物言
而爲二耶

老子以理謂無位之真人列子則以理爲不生不化
之物蓋異端亦以理爲無猶作爲一物而存在於化
生萬物之前又以有生之理爲一物然此爲二也周
子則天地間化化生生之理實有之而本無聲臭無
形狀云此其一也大抵有無皆從理上說動靜氣也
此所謂有無不可以動靜言也

太極涵動靜之理而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
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云云既曰不可
以動靜分體用旋又曰靜太極之體動太極之用
上下之言豈不矛盾乎

動靜非本無體用而動靜之理全是一箇太極此主
太極而言故以爲不可以動靜之氣自分體用其動
之靜之者實太極也靜之者即太極之體動之者即
太極之用云然主氣而言之氣亦豈無體用之分耶

